谈今

长怀初心看世界

□ 心 月

开放是这40年铿锵的音符，是最诗意的憧憬，是无数家庭留学梦开始的地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去看世界，哪里知道自己的方位，没有开阔的眼界，改革向何方奔跑。开放是这40年铿锵的音符，是最诗意的憧憬，是无数家庭留学梦开始的地方。

留学大潮的汹涌，正是40年打开国门、扩大开放的生动写照。从改革开放到去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达60.84万人，同比增长11.74%。按80%的比例测算，40年来，400多万名留学生自费走出国门，在他们身后，是400多万个家庭用辛勤积累的财富，去成就孩子“看世界”的梦想。巨大的金钱投入、相隔万里的亲情分离，几分伤感，几分悲壮，几分执着！他们当中有的留在异国他乡，有的回国立业，也有的成为“海龟海带”，这一切是否值得？只有回望国家这40年的变化，感受身边人40年的成长，才能得出结论：去“看世界”吧！一切辛苦、万般努力、所有坚持都是值得的，因为眼界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高度。世界的精彩，没有发现就没有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赶超。在时代巨手的推动下，他们成了“看世界”的先行者、扩大开放的践行者。对13亿人而言，500万留学生只是萤烛之火，不是太亮而是还不够耀眼。这40年，新技术新思维涤荡奔涌，哪里没有萤烛之火闪烁的光亮？开放的潮流势不可挡，可以预计，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将走出国门去“看世界”，萤烛之火终将灿若星辰，照亮通往现代化强国之路。

从改革开放到去年底，共计313.20万名留学生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群体的83.73%。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人数同比增长11.19%，达到48.09万人。“看世界”不只为自己乘风而起。40年前，因为差距，很多人一心想融入我们去看的那个世界。40年后，这些人终于明白，等着你、需要你、看重你、永不嫌弃你的只有祖国母亲。回家的路，没有惆怅，饱含深情，充满渴望，因为怀抱初心。惦念着祖国的安危、牵挂着母亲的悲欢、报答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才是“看世界”的初心所在。

回望历史，每一次民族的觉醒和嬗变都与留学潮的涌动息息相关。虽然时代不同、主题不同，但期盼民族复兴的主旋律从没变过。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需求带起新产业，新产业需要新人才。全国各地留学生创业园和孵化器生机勃勃，吸纳了众多留学创业人才。随着硬实力差距的缩小，未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更加迫切，那些学有所用的中端留学人才，一样为国所需。比如知识产权管理、教育培训、法律服务、医疗管理、健康护理、全科医生、环境保护、慈善救助等等，中国正迈向现代化，人民美好生活提升的空间有多大，对留学人才的需求就有多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论是在欧美开辟市场，还是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厂，对了解当地的留学人才更是情有独钟。

梦想常在，初心不变。明天，我们还去看世界。

草木声息

桃花笑

□ 王 晓

雷声隆隆，细雨绵绵，花开花落，春夏之交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来了

不知道是年龄还是心理原因，运动越来越少。对涌动的春潮，反应都有些钝了。从立春到立夏，一阵风来一阵雨，捉摸不定。

季节的变化，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午休时分，我不再闷在卧室，而是搬张躺椅放在走廊，沐浴暖暖的午后阳光，迎接光和热穿过暄松的棉絮，直抵我的心房。

我家院子里长着几株杂花，几棵果树。有一株是桃。惊蛰前日，我一下子发现，这干枯的枝干上鼓起了许多花苞。再看院墙外，柳丝如剪如染，娇嫩抒情，这才知道：春到我家了。

慢慢地，午休时就多了份心思，常常躺下了，又猛然想起去看看那些可爱的花苞。一点点地发，胀了，裂了，我就快明白她的心事。褐色的枝干一反冬日的沉寂，挤满怀春的女子。再过几日，一些小小的灰灰的芽苞里吐出尖尖的叶儿，透明、清亮、疏朗，传递着生命的激情和向往，回荡着春之声的合唱。

气温比赛似的攀高。树下湿地升腾起温热的气，蚕丝样氤氲在阳光里，带着泥土和花草混合的味道。蒲公英黄灿灿的小脸仰望着桃，和我等桃吃的女儿一样焦灼；三叶草一个劲地往池边上扑，疯了一样；还有杂生的车前子、绞股蓝、土麦冬、青蒿……热热闹闹地聚来等待桃的喜讯。

桃的秘密，终于被我看见。一个午间，恍惚要睡了，又被什么唤醒，站起来一看，树上那些花苞正静静绽放：深红的瓣儿或开一二，或放三四，也有的五瓣齐展，纤细的花蕊是浅浅的红，一根黄色花柱亭亭立在一簇深深浅浅的红里，如一捧柔和的光迅疾从我心头掠过，又像一场圣洁的雨在我的梦里飘悠。那梦啊，干净、新鲜，就像这桃，一片片，一簇簇，一枝枝，满树都是欢喜。再睁眼，那些花淡了不少，阳光漂过一样，只一瞬间啊，岁月如流，造化无痕。

录音机里，正在唱《人面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株新栽的桃，自然无缘看见去年的我。我非门中人，此花非彼花。我倒很欣赏桃花笑春风的神采，自信而从容。

雷声隆隆，雨丝绵绵，都是岁月在吐纳呼吸。昨晚一场乱飞的雨珠，碰落了不少的花瓣。花落了，夏已至。

佳作

生 命 台 坎

□ 艾克拜尔·米吉提

人生是漫长的，生命是短暂的，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叔叔修起了一座红砖新宅。

新宅有高高的台坎，台坎上是一溜的长廊。长廊居中处开有一道门，拾三级台阶而上，自此门进入厅堂，一东一西耳房，耳房的窗口与廊檐拉齐，煞是威严。与对面那个当年我也参与劳作，和爷爷健在时用干打垒土墙加土坯盖起的那座略显低矮的传统土房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我第一次来到叔叔的新宅，拾级而上，登上高高的台坎，回望廊檐下的院落时，略略有点眩晕的感觉。心想，叔叔这房基起的是真高。满眼望去，有一种在群山之巅俯瞰世界的错觉。

院子里葡萄架后方栽有几棵果树，院子的三面贴墙盖有马厩和羊圈，几匹马在那里享用着草料，清脆的咀嚼声从那边传来，声声入耳。羊只也在那里闷声吃草，它们会在闲暇时懒散地卧下反刍，那时才能听到它们有节奏的咀嚼声。而此刻看过去，马厩和羊圈顶子还没有叔叔这宅子的长廊台坎高。

我对叔叔说，这房和院落盖的不错。叔叔略得意地捋了捋他的小胡须，把我让进屋。

多少年了，这一幕始终在我眼前定格。

那一天，我正好在里海边上乌拉尔河入海口，看着一辆白色丰田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顺着乌拉尔河初冬的冰面驰过，留下由冰面下的河水反射的滚雷般的轰鸣声，我甚至来不及打开手机抓拍一幅绝世画面。在冰天雪地里，那绝对像一道白色闪电，从眼前一闪而过。恰在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大弟弟打过来的，他说，叔叔走了，就在今天凌晨。

我愣在那里。怎么会呢？

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千真万确。生命其实就像是一道白色闪电，稍纵即逝。

我生命中的又一位亲人，就这样像一道白色闪电倏忽离去。

叔叔是一位离奇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他是我奶奶四十多岁生下的老幺子。奶奶格外疼爱他，甚至到了溺爱的境地。据说，当年幼小的叔叔半夜哭闹起来，一定要吃小麦粥。奶奶就用牛奶给叔叔煮小麦粥喝。叔叔只有吃到那一口小麦粥，才会心满意足地睡去，不然就会哭闹到天亮。奶奶却对他充满无穷的慈爱，从不会说一句口气重了的话，从来都是“托克泰，托克泰”地宠着他。叔叔本名托力干，但奶奶对他的昵称“托克泰”，却传遍这方草原。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用官称时才叫他本名，通常都会随着奶奶的昵称来称呼他“托克泰”。久而久之，许多人以为这才是他的原名。

叔叔读中学时，我父亲把他接到伊宁市，在第一中学读哈萨克语初中、高中。1964年夏天，他顺利考上了新疆大学数学系。就在前往乌鲁木齐报到途中，他在霍城县芦草沟公社带着行李下了车，说是顺路看一下我的爷爷奶奶，但是回到乌拉斯台牧场再也没有离开。那时候通信也不方便，直到很久以后我父母亲才得知此事，很是生气。但那时新疆大学入学报到早已结束，叔叔就此没有迈进大学的门槛，留在了牧场。

那时候在农村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牧场需要像他这样的有高中文化的人。于是，叔叔先是在水利测绘队里工作，那时候正在大兴水利工程，芦草沟公社也在搞果子沟和乌拉斯台两条河的灌溉工程。在一个暑假里，我回奶奶家时，看到墙上挂着公社党委给叔叔颁发的优秀奖状，这让我幼小的心灵油然升起对叔叔的敬意。

那时候还没有大型挖掘机，一切都是人工劳作。一锹、一镐、一坎土曼、一抬把子地开掘斗渠，再以河滩石铺就渠槽，修几处跌水缓冲坡缓冲山水冲击力。只用了一春一夏，两条斗渠竟修成了。人心齐，泰山移，只要齐心协力，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有一次我去山上牧场，在一处山脊横马回望时，竟看到那新修的斗渠像一条白线，笔直地伸向远方平原。人工造化竟然也会如此美丽，着实让我怦然心动。而在那一条白线里，就有我叔叔辛勤的汗水和心血，我在暗自感叹和感动。

水利工程结束后，叔叔回到牧场，做起了粮仓保管员工作。牧场给他配备了一匹枣红马，那马竟有花走步（一种马的平稳小跑步伐，那是一种天赋，不是每一匹马都会有的），于是乎叔叔给枣红马备了一套鹰头鞍，每天喝过早茶便骑上枣红马一溜烟尘驰向粮仓，给那些从山上牧场下来的牧民发放口粮。

几位下山来领口粮的牧民，用羊毛织成的硕大口袋盛满小麦，用驭畜驮着，刹好鬃索，便会急匆匆地赶去磨面。叔叔则会做好出入账本收好粮仓，骑着枣红马开始在草原上兜风。那嗒嗒的马蹄声煞有节奏，犹如敲在心头，令人十分惬意。久而久之，叔叔便有了一种新草原骑士的风格。这一幕和叔叔的形象在日后我的小说《红牛犊》《风化石带》《郁金香》中多有表现。

文革中叔叔也做过荒唐事。他受一位下乡播撒革命火种的红卫兵影响，戴上红袖章揪出牧场党支部书记，给他头上扣一桶糨糊，用报纸做成高帽直接糊上去，当着牧民们的面进行批斗。这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一个结，让叔叔始终难以释怀。直到在一次叼羊竞赛中双方才以草原骑士的方式得以化解。

叔叔其实天性快乐，他会弹奏冬不拉，歌也唱得很棒。和他同行，一路歌声不断，让寂静的草原会充满活力，你的心境也会随着他的歌声充满欢乐。叔叔言语诙谐有趣，每一句话从他口中说出，都会令人捧腹不已。叔叔的老文字写得十分漂亮，他也喜欢阅读，但凡到手的书他都会一睹为快。但是，生活是现实的，他生有四儿两女，在生第七胎时婶婶因大出血而亡故。叔叔没有再娶，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一手将孩子们拉扯大。现在孩子们都已各自当了爹妈。

2015年夏天，在霍城薰衣草节期间，我请时任副县长的吐尔逊陪我去看叔叔。吐尔逊就是当年牧场党支部书记的长子。叔叔不在家，孩子们说叔叔到山坡上放牧去了。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就驱车前往山坡上去看叔叔。孩子们给他拨了手机，当我们的越野车开到山岗上时，只见一骑飞驰而来，到了近处才看清那是叔叔。我们下了车，叔叔也下了马，我们热烈握手拥抱。叔叔的一只眼睛因青光眼已经失明，白翳蒙着眸子隔着世界，却隔不住叔叔炽热的感情。我们就在山岗上简短相见，犹如当年我们叔侄俩骑着马儿在草原上寻找红牛犊，到乌拉斯台河谷源头伐木砍柴那样亲切美好。人世间的一切美好是用来分享和铭记的。叔叔在我记忆中就是如此。

那天早上，他如厕回来，按日复一日的习惯，拾级而上，正准备登上最后一级台坎时，脑溢血以迅雷之速袭来，那包裹着大脑的密如蛛网的细小血管某处，因叔叔登上台坎时的运动压力而突然爆裂，血液从血管中弥漫向颅内，机理性的病变使他的平衡力和自制力瞬间失控，他甚至来不及呼喊一声，毫无意识地轰然倒下，从他那亲手修建的高高的台坎滚下，重重地摔在地上，再也没能站起来。难道这就是生命的台坎么？或许，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生命的尽头，竟会在这个出自他劳动的高高的台坎。这似乎就是他生命的伏笔和归宿。

叔叔就这样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作品中，相信读过这些作品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喜爱我这位亲叔。惟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所熟悉的作家田聪敏、雷达、红柯，哈萨克斯坦作家热合木江·沃塔尔巴耶夫先后离世，我对他们一并表达我的怀念和深深的敬意。人生是漫长的，生命是短暂的，这就是生命的铁律。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说教

孩子的创造力从哪来

□ 李 丹

最好的教育是赋予孩子面对未知的能力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从事儿童美术教育的老师为几个孩子上一堂美术试听课。他先让孩子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画一张画，然后再分别指导。结果，孩子们画出的图画惊人相似：所有孩子都画了太阳，太阳都是从画面的左上角或右上角冒出来一个半圆，发出一道道光，甚至光的颜色和角度都是一致的。蓝天、白云、大树、小草成了孩子们画面中出现最多的元素。这看似一件小事，但却令人细思极恐，当最应头脑敏感活跃的儿童都失去了创造力，变得人云亦云，我们的未来哪里还有创新的动力？

未来将是一个充满创新的世界，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更容易被淘汰。有分析认为，未来最具价值的不是产品，也不是商业模式，而是一个个人的创造力。同样的产品，如果加入了创意，你会愿意为它多付10倍的金钱。

孩子具有无穷的想象和创造欲望，因此创造力的培养必须从幼年开始。然而，目前很多学校、培训机构乃至家长，仍然更加推崇一技之长，往往忽略了对孩子进行文化、美学和艺术的熏陶。“别人一听说我是做艺术教育的，就问，你那里教不教素描？如果教，我就送孩子去学。”蕃茄田艺术（中国）首席教育官郑怡无奈地说，现在将艺术教育与美术技能画等号的还大有人在。

与单纯的技能教育相反，蕃茄田艺术提出了以全人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并主张“从孩子的特质出发，让孩子在艺术的氛围中发现自己”。蕃茄田艺术出品方精中教育董事长陈艺东认为，“未来的精英不一定是艺术家，但一定要具有艺术感”，从艺术中发展出来的创新力可以让人受益终生。艺术教育应当是创造力的关键，从中设计出更多元、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创意能量。这正体现了蕃茄田艺术的重要理念：“让孩子在艺术的氛围中发现自己。”

“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是赋予孩子面对未知的能力。”郑怡展示了一幅小朋友的作品，题目为《桃花源记》。“这位小朋友不小心在画上弄了一个洞，但他考虑后，还是提交了这幅作品。因为他说，那个洞就是桃花源的入口。”陈艺东说：“蕃茄田艺术的孩子不会只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是运用多元的思考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提出艺术创造力思维系统的价值是让孩子主动爱上学习，它所构建的能力是可以一辈子使用的，而不仅仅是应对某个问题。”

陈艺东说：“我们培养孩子动眼、动脑、动手、动心。艺术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体验到挫折感，也可以体验到喜悦。到最后，感知周围事物的变化。我们实际上是在培养孩子做决策和判断的能力，当他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时，就可以应对困难。”

流年

与一条大江的交情

□ 李 晓

与一条大江的肌肤之亲，与一条大江的脉脉交情，也是我对生命的吐故纳新

一条大江的水波，奔流着一座城市的时光。

我与城市之边这条大江的交情，从青春年代就开始了。那些年在县城，我幽人独往来，一个人常到江边徘徊或静坐，它伴随我在内心里横渡了潺潺光阴的流水。

三峡工程修建以后，这条大江的急流波涛，被驯服成柔波清流。深秋时节，到了175米蓄水线期间，就能看到江阔与岸齐平，让一座城成为烟波浩渺中的湖城。一座城与一湖水，原来可以这样美眸流转，眉目传情。

城里四季，在这条江里游泳的人多了起来，有时远远望着他们在江里鱼一样畅游，心里也生出过冲动，想跃入江里，在水中漫步。但我还是有些怯懦，不敢真正与水亲近。

多年来的伏案劳牍，让我这身体之弓，已有些失去了活泼的弹性，肩椎颈椎上带来的伤痛，让我苦不堪言，夜里失眠中时常怀疑人生。在江里有多年游泳史的朋友老鲁多次欲拉我下水，并以自己活生生的事例对我谆谆开导，游泳给身体和精神上带来的无限活力。但我还是放弃了，我担心自己一旦下江再也爬不起来，有一天就真正魂归大江了。我还是热爱人生的，我舍不得离开这人世亲友，就连张大娘馆子里的一碗牛肉面，也让我牵肠挂肚。

五年前的一天，老鲁和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追悼会后，老鲁直奔一家饭馆，点了几个菜，严肃地说，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得好好享受生活。我试探性地问老鲁：“鲁哥，假如我死了，你也这样敞开肚皮大吃大喝？”他连声说，那是当然的，我们活着时好好善待彼此才对。那天老鲁还对我说，你平时自己不注意养护身体，还指望谁来每天对你叮嘱呢。

我决定跟着老鲁到江里游泳锻炼。跟老鲁第一次下江游泳，是三月里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扑通一下跃入江里，刺骨的江水让我忍不住求饶：“鲁哥，带我上岸吧，我撑不住了……”这时候的老鲁，显出他的耿直来了，他把我如落水儿童一样托举着游到了江岸，让我上岸后马上做高强度的运动暖身。我颤抖着身子，跑步，接连做俯卧撑，血流似乎才畅通了。老鲁游了半个小时后上了岸，见了还在瑟缩发抖的我，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一瞬间似乎让我更明白了与老鲁的友谊程度。

经历了那天的洋相后，我心里憋着一口气，迅速强健自己的体魄。从每天200米，到500米，1000米，一直到我横渡大江。在江水里，我一掌一掌划开水波，在水里埋头看去，如白色焰火一圈一圈漾开。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每日坚持，让我对江水喃喃之中的抚摩，形成了一种依赖。要是哪天没去游个几百米，我的皮肤，就像有一种饥渴症似的浑身燥热。

一条大江，在它涌动的水波里，每天向我发出电波一样欲罢不能的脉冲。我在江水中的缠绵，这是我对一条大江的拥抱，与一条大江的肌肤之亲，与一条大江的脉脉交情，也是我对生命的吐故纳新。